



北枝頭

百花短篇小說選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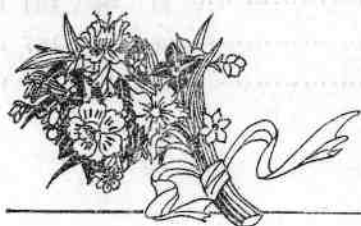
北 枝 头

百花短篇小说选（二）



贵州省毕节地区文化局文艺创作室编

——1979·9——



林主任和他的女儿.....	肖岭梅 (1)
商业局长.....	黄方正 刘正贤 (10)
“新连升店”.....	寿 柏 (27)
秘密行动.....	胡孟雄 (34)
一个女孩子的遭迁.....	郑玉芳 (39)
风雨送春归.....	史洪拯 (43)
我和夏处长.....	华 杰 (58)
烟巴斗老者.....	罗 平 (67)
三岔河修理店.....	陈学书 (73)
沾 光.....	思 南 (84)
赶 场.....	刘华封 (90)
毛胡子舅舅.....	刘盛昌 (96)
德兴造反.....	高致贤 (107)
郭 丫.....	陈寿柏 (114)
姐姐的婚事.....	罗洪伦 (134)
暴风雨之夜.....	张 琳 (147)

义务宣传.....	肖联冰 (154)
古达大爹.....	齐学海 (156)
罗医生与钟县长.....	贾琳 (161)
新来的县委书记.....	佚名 (167)
第一次当采购员.....	祖益学 (174)

林主任和他的女儿

肖岭梅

酱醋第一门市部的林主任，踌躇满志地在商业局新修的职工宿舍里踱来踱去，细眯眯的眼睛里充满得意之色，厚厚的嘴唇边漾出了贪婪的笑容。也许是踱的时间太长腿发酸了吧，林主任一屁股坐在一张竹制的摇椅里。摇椅前后晃动着，林主任的脑子似乎也摇晃得更加灵活了。

“那栋房子防疫站已出到两千七，再做点工作，三千不成问题！”林主任厚嘴唇边的笑纹更深了，眼前飞午着崭新的，十元一张的钞票……

“公公！”一个扎着蜻蜓尾巴辫子，身穿红衣服的小姑娘从门外飞奔而来扑在林主任的怀里，打断了林主任的遐想。“妈妈怎么还不回来，不是要带我去接爸爸么？”

“芳芳别着急，妈妈就回来，就回来！”这小姑娘才四岁，是林主任大女儿林丽娟的心肝宝贝。林主任抚摸着芳芳的小脑袋亲昵地说，“芳芳乖，去看婆婆给你爸爸做什么好吃的。”

芳芳果然到隔壁厨房里找婆婆去了。于是，林主任又继续他的遐想……

林主任的官名叫林富贵。不过，只是近几年才逐渐有点“名符其实”。林主



任自豪地认为这是他善抓时机、深谋远虑的结果。比如这次商业局分配宿舍，不是自己指导有方，说不定——不是说不定，简直是没有份！瞧！现在搬进了新大楼，这就意味着取得了商业局长家的“老太爷”的正式资格——原来不住在一起，虽然没人否认自己是局长的岳父大人，但总是不大够味儿吧！何况，他父亲——解放前的酱醋作坊老板留给他的房子就可以脱手，换回一笔颇为可观的人民币。这两全其美的事不是自己抓住的，难道会自动飞来？

“咣！咣……”墙上的老式挂钟敲了五下，林丽娟踩着钟声进了屋。一见女儿，林主任立即停止了摇晃，“你还不快去接芳芳爸爸呀，都五点啦！”

“换件衣服就走。”林丽娟一阵风似的上了楼，又一阵风般的下了楼。她换了一条笔挺的米色凡立丁长裤，橘红西服领涤綸上衣，里面是白底红花尖领的确良衬衣，肉色透明丝袜上套着黑色丁字皮鞋，新烫的头发卷曲地伏在前额上，弥补了她脸嫌稍长的缺点。她长的很象她父亲：长方型的脸，细眯眯的眼睛，厚厚的嘴唇。不过，女儿的厚嘴唇是红艳艳颇有肉感的；细眯眯双眼里的眼珠是灵活而又发亮的；加上她有她母亲哪样一个端正的鼻子，白晰的皮肤，又打扮入时，的确有几分娇艳动人！

林主任用赞赏的目光打量着女儿，嘴里喊着：“芳芳！快跟你妈接爸爸去！”

林丽娟牵着女儿走了。望着女儿的背影，林主任不由得又得意地摇晃起来：要不是他让女儿断然嫁给李坚，一家人岂能象现在这样事事如意？自己原来在酱醋酿造厂供销科推着车子送酱油，如今好歹是个负责人（林富贵对“门市部负责人”这个称呼不感兴趣，最喜欢的是别人叫他“主任”）；原来在工

农饭店当服务员的二女儿，现在已是饮食服务公司的出纳；儿子呢，也从区供销社调到县供销社……这些，都是他指点着“活动能力”很强的女儿，凭着李坚的关系和面子，合情、合理、合法解决的。嘿嘿，真可谓“时来运转”呵！当时，丽娟要结婚时，她妈——那死脑筋的老婆子还不同意哩，说什么“年岁不相当呀，后娘不好当呀”，哼哼！她懂啥？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

“嘣啷”一声，厨房里传来打碎什么东西的声音。林主任从摇椅里一跳而起，冲向厨房，嘴里带点“官味”地喊着：“你把什么打破了？哎？”看着收拾破碗碎碟的女人，林主任对这个“什么也不懂”的女人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：刚搬进新房子，她偏要砸锅碎碗的，这，这……，他搔了下后脑壳，突然，象是想到了什么，连声说：“好！好！旧的去，新的来，这是个好兆头！”

二

李坚在地委党校学习了三个多月，他做梦也没想到迎接他的是一楼一底八大间新居和岳父的全家老小。吃晚饭时，他问林丽娟，而她却娇声柔气地说：“你们商业局分的呀！真该感谢组织上的照顾呀！”岳父也俨然以一家之主角姿态，堂堂正正地说：“华主席领导得好哇，抓纲治国两年多就大见成效。要不然，我们怎么能住上这么好的宿舍！合家团团圆圆住在一起，又热闹又方便。”

这些话都说得不错而且动听。但是，凭着和林丽娟几年共同生活的经验，李坚断定这套新宿舍是林丽娟去闹来的。当时，他只是不置可否地笑了笑。林丽娟立即机灵地改变了话题，眉飞色舞地谈起省里来的剧团的演出盛况，要他和她以及弟妹们一道去观赏。他推说坐车累了，想早点休息。林丽娟并

不勉强，极其温柔地领他上楼，告诉他楼上有阳台的那间准备安排成他的书房，相连的里间是他们的卧室；那两间，一间给了她妹妹，一间留给他大儿子小华放假回来住……李坚终于忍不住了，他问林丽娟：“你怎么不写信告诉我呢？”

“哎呀，谁来得及呀！前天才通知，昨天搬的家。你瞧，屋子都没收拾好，乱七八糟的！”林丽娟笑嘻嘻地说，“我们走啦，你好好休息吧，噢！”她又娇媚地一笑，细眯眯的灵活的眼睛温柔多情地瞟了他一眼。

林丽娟她们一走，李坚立即来到商业局付局长王志和的家里。他们互相热情地寒暄了一阵之后，就扯到新宿舍的分配问题。王志和是李坚的战友，比较了解李坚。他见李坚双眉紧锁，眼光深沉地盯着自己，便委婉地说：“房子嘛，是嫂子来要的，的确也打了你的旗号。不过，你们一家人分开住倒也不很方便。”

“你们开会研究过没有？我记得当时讨论修建的时候并没有这样八间一套的设计嘛。”李坚说。

“那是后来改的。原来楼上安排一家，楼下安排一家，你们家要住嘛，打通了安个楼梯。”王志和沉默了一下又说：“研究嘛，当然是开会研究决定的。”

“老王！你无论如何也应该写封信告诉我呀！”李坚眼睛里流露的感情是复杂的，王志和甚至觉得他的声音里含有痛苦的成份。

王志和闷不作声。两人都沉默着。初夏的晚风从窗外吹进来，凉爽宜人。李坚站起来走近窗口深深吸了一口气。突然，他转过身来改变了话题。

“老王，我还没告诉你，这次我在党校学习收获不小。弄清了一些被‘四人帮’搞乱了的思想和理论问题。特别是在学

习邓小平同志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的讲话的时候，《红旗》上来了一篇《反对特权、搞好党风》的文章，《人民日报》也来了一篇《改造社会风气是全党的任务》，真解决问题！可惜时间短，学得不深透。我还得准备一下向党支部汇报哩。”

“那好哇！我们也学了，学得不深，联系实际很差。还真想听听你的学习体会呢。”王志和舒了一口气，胖胖的脸上泛出了光彩。李坚从他的战友的眼里看到了期待的光芒。

三

楼下传来了笑语声。接着就是开门声，盥洗声。随着林丽娟脚步的临近，李坚微感不安。这是他们婚后第一次严肃的谈话。他对这次谈话的效果是作了充分估计的。

“哟，你怎么还没睡？”林丽娟看见端坐在椅子上的李坚惊奇地说，并且迅速地扫了他一眼。

“丽娟，我想和你谈谈。”

“哎呀，都十一点啦，该睡觉了。你不是坐车累了吗，早点休息，有话明天说不行吗？”林丽娟边说边走近李坚的身边，两条雪白的胳膊搂住李坚的脖子。李坚把她的手拉下来，严肃诚恳地说：“丽娟，我这次去党校真象是去住了一次医院，治了治我的‘内伤’。‘四人帮’给我们造成的‘内伤’实在不轻哪！”李坚显然激动起来：“‘四人帮’用封建专制主义代替党的民主集中制，用吹牛撒谎代替实事求是，用官僚主义代替群众路线，用棍子帽子代替批评和自我批评，用对个人的歌功颂德、阿谀奉承代替谦虚谨慎，用争权夺利、搞特殊化代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如今，这一套剥削阶级的思想体系毒素，还在我们中间存在着，传播着，腐蚀着我们的思想作风。粉碎‘四人帮’两年多了……”

“你要和我谈的就是这个吗？”林丽娟娇横地打断了他的

话，兴味索然地说：“这些问题一下子哪里弄得清？睡吧，噢！”林丽娟走向床前，迅速地脱去衣服躺下了。

李坚苦笑着走到床边坐下来：“丽娟，我说道理你不爱听，但是，具体问题还是要和你商量商量。”

“什么问题？”林丽娟警觉起来。

“房子问题。我们商业局还有几家住房非常困难，我想，我们商量一下，你爸爸他们是有房子的，完全可以搬回去；我们呢，还是搬回原来住的那两间——老王还没安排，其实也蛮好的，你说怎样？”

林丽娟忽地翻身坐起，大声嚷道：“人家困难，我们一家人分两摊就不叫困难？我又没发疯，刚搬进来又搬出去！”看着李坚脸色在变，双眉紧锁，她眼珠一转，红艳艳的咀唇边露出狡黠而娇媚的笑容，拉着李坚说：“明天再说吧，反正今晚也搬不了家呀！”

几年来，林丽娟因媚而娇，李坚爱而迁就，习以为常。好象直到今天他才弄清了这一点。他觉得再不能无原则的迁就了。家庭是社会的组成部分，同样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。对于他们的爱情基础他从来也没有深究过。说真的，林丽娟爱他什么呢？身材中中，相貌平平。结婚后五年来的共同生活，他深深感到，他们之间似乎存在着一些距离。现在自己年近五十，再研究什么是爱情似乎太可笑，但有一点是应该肯定的：真正的爱情意味着心灵上的融为一体，精神上的志同道合。我们必须尽可能地缩短这个距离。

这一夜，李坚怎么也睡不着。天快亮时，刚迷迷糊糊入睡乡就做了一个梦。他梦见和王志和一起冲锋陷阵，突然一颗子弹射中了他的前胸。猛一惊醒，发现林丽娟的一条雪白的胳膊正压在他的胸口上。

林主任听了女儿的报告，睁大了细眯眯的双眼。按照过去的“规律”，对既成事实的事，李坚知道后，只是皱皱眉头，埋怨女儿几句，也就风平浪静。听女儿说，这次不同以往，李坚态度坚决，还说了不少大道理，什么“一个党员干部对职工冷暖疾苦不关心，先为自己打算，就得不到群众的信任，而最主要的是影响党的威信，影响职工搞四化的积极性”，如此等等。怎么办呢？林主任在房子里踱了几个来回，脑子里的神经正紧张的活动着。突然，他停步站在女儿面前。林丽娟正焦急地看着他。

“这样吧，我马上去把卖房子的手续办好，我没地方搬，他总不能让我去住露天；你硬是不搬，他又能把你怎么样？”林主任对女儿说。他下决心采取强硬手法逼着李坚就范。

李坚回来时，家里只有一贯不大说话的岳母和小芳芳。芳芳一见爸爸，立即扑上前来，抱住爸爸的双腿。李坚爱抚地抱起小女儿，一面依着女儿的称呼喊着岳母：“婆婆！她们都到那里去了？”

这位不太爱说话的女人，对女婿说话总是有些迟钝。她迟迟疑疑地说：“唔！我只听到他们说什么搬家的事，卖房子的事，不知是到哪里去了。”

李坚暗暗一惊，但立即恍然大悟。他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你们房子卖给谁了？”

“芳芳公公嫌我什么都不懂，什么也不跟我说。”那老实巴交的女人委屈地回答说。

李坚不再问下去。他骑上自行车飞快地到了岳父的旧居。一进门，刚好碰见他岳父和一个年轻的男同志往外走。一见李坚，林富贵猛一惊，细眯眯眼睛上的厚眼皮颤动了一下。林富贵

有个奇怪的“德性”：对大小有点官职的人都一律恭而且敬，外带三分畏惧，对局长女婿当然也不例外。这时他就像被人当场抓住的小偷似的，浑身不自在。

“你们的买卖成功了么？”李坚单刀直入地问，灼人的眼光逼射在林富贵的脸上。

“基本上妥了。马上去工商局盖章。”那位年轻的男同志抢先回答。

“嗯！先不忙。”李坚立即转向岳父，“我们再商量商量吧。”

买房子的那个同志有些茫然不解，但他认识李坚，不好说什么，先走了。

李坚沉思了一会儿，抬起头来，坚定地望着老岳父，把为什么要让出新房的道理详细地说了一遍，最后说：“丽娟听你的话，你要好好的劝劝她。我相信她也会想通的。”说完，骑车走了。

林主任十分懊丧。他耷拉着脑袋往回走，心想：“李坚的消息怎么这样灵通，谁给他当的耳报神呢？费尽心机的筹措，难道就这样转眼成空？唉！”

快到新宿舍时，他越想越悔：“早答应人家二千七，票子都到了手，何至于弄成这种场面？唉！倒霉！”

李坚第二次回家时，林丽娟满脸怒容地坐在饭桌旁，林富贵听见他的脚步声早缩回房里去了。李坚装着什么也没有看见，笑着对林丽娟说：“今天收拾收拾，明天搬吧。我很快要下乡检查工作去了。”

“你爱去哪儿去哪儿！家我是不搬的。你愿搬你搬！”林丽娟猛地站起身来，一扭腰肢笃笃笃地奔向房中，倒在床上哭了起来。

“四人帮”给人们造成的内伤太深了，治疗需要时间也需

要耐心。更何况有些人中了毒而不自知呢！李坚晚上又耐心地和林丽娟谈了两个多小时，林丽娟仍然不通。第二天一早，李坚咬了咬牙，扛着自己从党校带回来的那套行李回到了从前的住房，并且在两天以后带着一个同志下乡去了。受老战友之托，负责“善后”工作的王志和付局长连教育带劝说，还检讨自己当时没有坚持原则。林丽娟迫于形势，让出了新房，但却怒气不息地跟着林主任回了“娘家。”但是，一个星期之后，林主任却劝说女儿搬回了李坚的住房，而同时，酱醋门市部的营业员和对门棉布商店、左右隔壁糖果店、烟酒店的营业员则不断听到林主任大声夸女婿：“我家李局长真是党的好干部，新房让给职工，先人后己，关心职工生活，我就支持他嘛。嘿嘿！难得，难得！”听的人当然也一致赞许。不过，他们对林主任的“难得”不甚了了：是他女婿“难得”呢，还是自己也“难得”？



商
业
局
长

黄方正
刘正贤



周继宇肝痛住院已经两个多月了。今天，他醒得很早。抬头一看，天空才刚刚发白，夜间的冷露，使窗上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银霜。他用手轻轻地压了下肝区，感觉疼痛已经减轻许多，便支持着起来。突然，看到床头上放着几个苹果，压着一张字条。拿起一看，字条上歪歪斜斜地写着一排钢笔字：

周局长：

同志们想念你。盼你早日恢复健康。

商业职工

望着苹果和字条，周继宇感到一股暖流传遍全身，仿佛有千万只手和他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一股无形的力量，支撑着他猛地翻身下床，快步走到窗前，推开了玻璃窗。顿时，一股刺骨的寒风钻进屋子里来。他稍稍摇晃了一下，急忙用手扶住窗子，寒风吹拂着他那花白的头发，眼里放射出深沉刚毅的光芒。

窗外，刚入院时盛开的秋菊，经不住风吹霜打，早已枯黄败落。剩下的几片残叶，在寒风中来回摆动。一片如茵的绿草，已被践踏得狼籍不堪，就象被一阵滚烫的开水淋过之后，变得奄奄一息。园内，唯一挺立着的是一株翠色不变的桔树。它枝干凌空，正以那旺盛的生命力和倔强的性格同严冬进行着搏斗，准备来年以更多的果实奉献给人类。望着它，周继宇心潮起伏，思绪万千。在他的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屈原的“桔颂”：

绿叶素荣，纷其可喜兮。苏世独立，横而不流兮。淑离不淫，梗其有理兮。……

风越刮越大了。玻璃窗碰撞在墙上，不时发出铮铮的声响。周继宇清楚地意识到，冬天已到了。商业购销工作也到了最繁忙的时候。几十万人民的吃穿用品，元旦和春节的物资，需要商业部门去组织供应。可是，从近几天同志们送来的消息判断，情况已经发生了急剧的变化。这时，他仿佛觉得山城的万家灯火，就象千万只眼睛在望着他。“我能老躺在这里呆下去吗？”他心里一阵发热，脸上一阵滚烫。“出院！”这两个字从他的心上蹦了出来。他猛地关上窗门，摇晃着往值班医生的房间奔去。

二

周局长提前出院的消息，象一块巨石投入波平浪静的湖面，激起了一阵翻腾的浪花。在各公司门市部、办公室，人们发表着各种各样的议论。

周继宇出院以后，仍象往常一样，每天都坚持到各公司门市部、仓库去走一走、看一看。这天，他来到百货公司门市部。刚进店门，就碰到一对年轻顾客正在为买不到一床双人床单而十分焦急。看样子，她（他）们是一对未婚夫妇。周继宇走上前去，亲切地对那位梳着长辫的年轻姑娘说：

“同志，不要着急。”并问道：“其他商店你们去过了吗？”

“全跑遍了，就是没有”。姑娘认得周继宇，感到有希望了，忙说：“局长，你得想个办法，我们元旦就要等着用哩。”

周继宇笑着说：“那等我替你们再问一问。”

说着，他走到针织柜前。

刚和顾客闹了别扭的营业员小李，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，看见周继宇向她走来，喊了声“周局长”，眼睛就有些发红，好象有千言万语要向领导同志倾诉。

周继宇笑着说：

“怎么？这么大的姑娘了，还要哭鼻子？”

小李把嘴翘得老高：

“你瞧我这个柜，好多商品都没有，顾客来了怎么应付！”

周继宇用手指了指那对买床单的年轻顾客，说道：

“他们要买的床单仓库头还有没有？”

小李答道：“两个月前就脱销了。”

周继宇严肃起来，问道：“你们向公司反映进货没有？”

“什么？进货！”小李猛地把拳头往柜台上一拍：

“他们整天搞什么‘评法批儒’，车子都调去作宣传车去了，哪还有人敢管进货？”

周继宇浓眉紧锁，沉思一会之后，便对小李说：“打电话问一问省里和附近的县市公司看有没有？总得想办法解决。”

忽然，背后有人喊道：“周局长！你在这里！”

回头一看，原来是通讯员小张。小张跑拢来，把帽子取下，头上还冒着热气，就气喘吁吁地说：

“盐业公司几次来电话找你，叫你一定要到零售门市部去一下。”

周继宇感到一定是出了什么事了，便赶紧和小张一起走出来。

盐业公司零售门市部门口，买盐的群众围得水泄不通。几个营业员忙得满头大汗，一边卖盐，一边向群众解说：

“同志们！不要拥挤！为了保证大家都能买到盐，每人最多限购伍斤！”

公司经理老陈也在一旁大声宣传：

“同志们！盐是政治商品，国家会保证群众需要的！……”他那已经有些嘶哑的声音，不时被群众的嘈杂声所打断和淹没。

周继宇快步走上前去，把老陈从人群中拉出来。陈经理一见到周局长，连忙诉苦不迭：

“你看怎么办？老周！我们仓库的盐也不多了，照这样下去，很快就要脱销了！”

周继宇没有吭声，但十分注意地听着。从老陈的介绍中，他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

……

深夜一点钟了。细雨夹着雪花，纷纷扬扬地下个不停。周继宇躺在床上，翻来复去，怎么也不能入睡。白天所看到的一切，象潮水一样，一齐涌了上来他仿佛又回到了几个月前——

一九七五年七、八月间。全县各条战线，到处是一片大干快上的动人情景。在商业大楼的过道两旁，各公司向局党委的决心书、保证书贴满了一墙。从清晨到深夜，各公司门市部顾